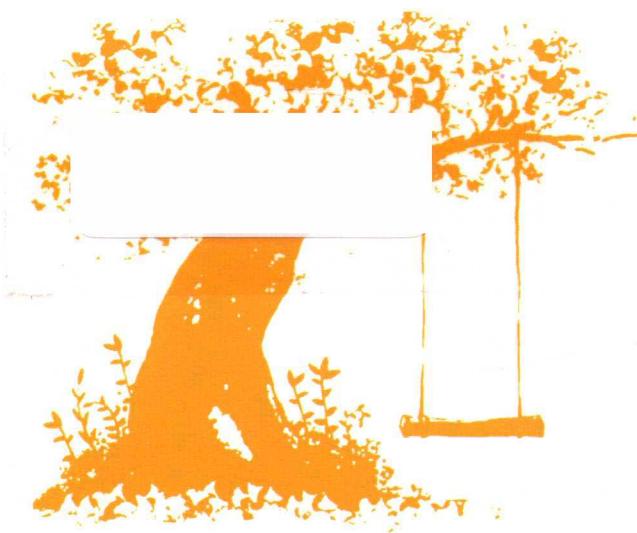


王博涵◎著

人來人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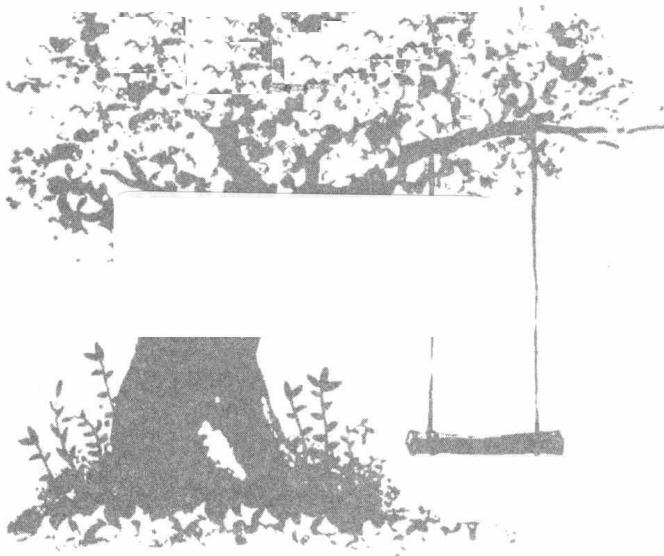
- ◎ 火车东去
- ◎ 晚安，飙车党
- ◎ 苏遥，陈默，狗
- ◎ 环形告别
- ◎ 想起马赛克
- ◎ 童话 ◎ 草村往事
- ◎ 滚来滚去的泥巴
- ◎ 脱缰 ◎ 我有铁布衫
- ◎ 复活未遂
- ◎ 孤独是不对的



小说文库
跨度

王博涵◎著

人來人往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来人往 / 王博涵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1

(跨度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7070 - 7

I. ①人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7299 号

责任编辑：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：010 - 66192703

印 装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：15 字数：160 千字

版 次：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2.00 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青青潞园少年梦（代序）

王梓夫

潞河中学潞园文学社的学生王博涵要出个人作品集了。

一所中学，在应试教育的评价体制尚未彻底改变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风气依然浓厚的背景下，能鼓励并支持学生实现文学梦想，并且接二连三地出现小作家，不能不说这是尊重学生的创造性，把学生发展放在首位的真正的教育实践，是潞河中学一个半世纪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的有力延续。我为在潞河中学读书的学生感到幸运，向坚守教育本质的潞河中学教育家们致以由衷的敬意。

六十年前，神童作家在潞园诞生，大运河乡土文学的青枝绿叶惊艳了当时的文坛。1988年，刘绍棠为母校的潞园文学社题写了刊名，新时代的潞园文学社便在协和湖畔绽放着光彩。2012年和2013年暑假，我作为潞园文学社的特别指导教师，曾随潞园文学社师生两度校外采风：一是行走运河，二是行走关城。大运河的鲜活和西北大漠的苍凉，润泽陶冶了孩子们的身心和灵魂，也使他们的创作灵感随着脚步飞扬，《运河

行纪》《长城行纪》两本师生作品集相继出版。在这两三年里，潞园相继走出了 90 后诗人麦麦提敏、小作家费圣轩和张璐婷。尊重学生创造力的潞河教育如春风化雨，滋润着这片热土上的少年才俊。我想，如果绍棠兄在天有灵，他一定深感欣慰。

王博涵的小说我差不多都看过，除了收在集子里的几篇，还有一些是学校潞园文学社指导教师张丽君推荐的篇目。看过他的文字，我由衷地感慨，现在的孩子真真不可小觑。小说的题材几乎涵盖了校园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从中考冲刺到都市爱情，从留守儿童到城市发小，再从城中村的拆迁到动物保护，从离异家庭的孩子到患病绝望的老人，还有逃离安逸野性复归的藏獒和领悟与同伴相处之道的小刺猬……每一个故事，都表现了孩子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考，表现了孩子的视野和心胸。留守儿童问题，临终关怀问题，群体相处问题，生存与发展的问题，都在孩子的关注和思考范围之内。这是一个年仅十七岁的高二学生的作品，而且有的作品写于高一，甚至有的写于他刚刚参加文学社的初二。2012 年的运河采风，就有王博涵的身影，那时他只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，但他写的《海子的海》就已经深深地打动了我。那是一个失学又失亲却有着美好梦想的海边孩子的故事，一个悲剧的结尾让我感觉到他对同龄人不幸命运的关注，他的文笔和思想都超过了同龄人的成熟。从他的文字里，我看到了少年觉醒的责任感，看到了他们对社会人生的关注。

2012 年，在费圣轩的长篇小说《命运之轮》序文中，我曾说过：“潞河中学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的校

园，对于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他们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和支持，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。尊重学生的想象力并给予足够的营养让其自由地成长，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母亲般的爱。从这里走出去的莘莘学子，会更深切地感受到母校的含义。”潞园诗人麦麦提敏飞出去了，在中国当代诗坛上成为一颗别样的新星。前不久，他的第二部诗集《终结的玫瑰》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在回赠潞河中学校长徐华的诗集扉页上，写着这样两行字：“今日我为潞河骄傲，明天潞河为我自豪。”这是每一个潞河学子铭记在心中的两句话。

母校，是他们的精神家园，是他们情感上的母亲，也是他们人生路上永远的丰碑。

目 录

青青潞园少年梦（代序）	王梓夫	1
火车东去		1
晚安，飙车党		16
苏遥，陈默，狗		30
环形告别		46
想起马赛克		68
童话		85
草村往事		102
滚来滚去的泥巴		150
脱缰		169
我有铁布衫		184
复活未遂		205
孤独是不对的（后记）		222

火车东去

黑皮向我们袒露心事的那一天，瞬间风力达到九级。学校里的老槐树，活了一百六十七年，这一天也不想活了，咔嚓一声倒在北风里。很多人以为地震了，呼啦啦地向外跑。

黑皮，黑皮，或许你找一个晴天做决定，事情会换个结局。

黑皮决定和萧翊处对象。这在外人看来，是很普通的一场闹剧，毕竟年级里面布满闹剧。我当时在一张 A₃ 纸上画过一幅关系图，把年级里有名有姓的人物都写在里面，然后把两两配对的用线连在一起。我以为会得到一张连连看，结果得到一张蜘蛛网。黑皮远远地躲在蜘蛛网外面，孤单地伸出一条线，指向萧翊；萧翊则处在蜘蛛网的中央，身边一团乱麻。

但这不是很普通的一场闹剧，在我们看来，这是黑皮在控制命运。黑皮很黑，寡言少语，声音沧桑，只穿深色的衣服，存在感一直比较低。这一次他终于怒刷存在感，而且选在了特

别彪悍的节骨眼上。

一直特别有存在感的祁念叨不甘落后，对我们说：“我要转去别的学校念初二了。”

我们学校的初中，对于直升本校的高中，有着十分优厚的推优政策。班级里有十个人占了直升的名额，我是其中之一，祁念叨不是，黑皮也不是。我觉得要处对象也应该是我处，黑皮哪来的勇气处？

黑皮说：“你呀，白活。”

我说：“你们谁追的谁？”

黑皮说：“你没经历过，说了你也听不懂。有的时候看对了眼，不分谁追的谁。”

手机叮咚响，划开屏幕，发现 QQ 空间里面有新的动态，萧翊发了一个爱心的表情，大家纷纷点赞。黑皮的空间，五千多的访问量，保持了好几年；萧翊的空间，每天五千多的访问量，保持了好几年。

我觉得黑皮压力比较大，说：“你看，虽然现在初中生谈恋爱不算早恋，但在外人眼里仍然是扯淡。你要不再等等？”

黑皮说：“高中生觉得初中生啥都不懂，大学生觉得高中生啥都不懂，三十的觉得二十的不成熟，四十的觉得三十的太放荡。我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一直等，没有合适的时候。”

敬佩之感油然而生，我默默地给萧翊的爱心点了赞。萧翊和黑皮这时一起更新了动态，是一些很奇怪的符号，和阿拉伯数字“1”。

我说：“我们俩谁的手机乱码了？”

黑皮说：“你看着，这个数字可以不停地更新下去，更新到五位数。”

祁念叨转走那天，路面非常湿滑。祁念叨先在楼下摔了一跤，然后灰头土脸地跑上来和我们道别。他站在讲台上面，非常郑重地胡说八道。大家聚精会神地听他胡说八道，听着听着就听出了泪花。班长这时候打开投影设备，开始播放《突然好想你》：

突然好想你
你会在哪里
过得快乐或委屈

氛围一下子悲伤，大家站起身，用红的绿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祝福的话。我特别看不到了这些，祁念叨也是，他拽住我，说：“这怎么收场？”

我说：“跪下吧，毕竟耽误了大家一个自习的学业。你走就走，整这没用的干啥。”

班长说：“走，我们去送小祁最后一程。”

班长说完这句话，我明显感觉到，好几个人都绷不住了，要笑场。低下头，大家果然都在狠命地掐着大腿。

一行人浩浩荡荡，开始在小雪里漫步，祁念叨走在最前面，不负众望，灵巧地摔了一跤。我们的学校特别善解人意，明白这个年纪十分需要浪漫，所以从教学楼到校门口，十分钟的路程，没有点起一盏明亮的灯。

萧翊在我的左前方，自顾自地笑，手还做着缠绕状。我拉住祁念叨，说：“黑皮呢？怎么不和萧翊一起？你看，这俩人刚好上，萧翊就脑残了。”

祁念叨说：“你有毛病，那不萧翊左边就是黑皮？”

噢，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，忘了黑皮在夜晚自带隐身效果。黑皮和萧翊手拉着手，步调一致，好像和大家不在一个次元里。雪花一片片落下来，祁念叨说：“这不是送我，是给他们俩打助攻。”

我说：“忌妒吧，你谈的女朋友比黑皮多，什么感受？”

祁念叨说：“哪多了？来，我给你从头讲。”

我头皮发麻，吓得急忙跑开。回头看，黑皮和萧翊小声地交谈，眼里仍然只有彼此，没有他人。我心情有些不好，从前祁念叨处对象的时候，常常没钱，所以我们常常被他提款，最后钱都搭进去了，也没有真好长久的。这次祁念叨转走了，黑皮处起对象，不知道时间能不能久一点。

哈口气，面前冷凝出一团白雾。冬天还没有过去，班里却停了暖气。

黑皮进了班级，没有理大家，而是走到萧翊的位置旁边，从怀里取出一只饭团递给她。班长怒吼：“你们为什么公然虐单身狗？”我紧接着怒吼：“汪！”

顿时，整个班级犬吠不止。

萧翊笑着说：“你从哪买的？”

黑皮擦着白花花的眼镜，说：“7 - 11。”

萧翊说：“那么远啊。”

其实远的不是7-11，是黑皮的家。黑皮家离学校，骑车需要二十五分钟。黑皮说，睡觉的时候他必须保持身体正直，因为一翻身，手机就壁咚响一声定位到朝阳，再翻身回来，壁咚响一声定位到通州，一晚上若是辗转反侧，就得不停地跨区。

黑皮说：“不远，你快吃。”

为了让萧翊吃上热饭团，黑皮将二十五分钟的车程，加速到了十分钟。从此，通州众多的神话传说中，多了一条关于黑旋风的。

萧翊人脉极广，总是有约，每次都想让黑皮一起出去见见她的好朋友们。黑皮铁心不去，觉得认识的人越少越好。

萧翊说：“你不和我一起去，不怕我和别人好上了？”

黑皮说：“你要是因为这样和别人好上了，我认了。”

周末，萧翊往往都不在黑皮身边，天南海北地转，偶尔给黑皮打一个电话，背景音无比吵闹。黑皮在家埋头打游戏，订着一桶又一桶的吮指原味鸡。

但这一个周末，黑皮把我们召集到他家，说请我们吃一桌席。萧翊问：“我能带多少个人去？”

黑皮说：“你能带的都带来。”

萧翊说：“我掂量着带吧。”

一进家门，就闻到不属于这个地区的香味。黑皮戴着一双材质不明的巨大手套，从烤箱里面取东西。他招呼着大伙说：“你们在北京吃的都是鸭肉串鼠肉串，今天吃到的才是羊肉串。谁吃到算谁的，我就带来这么多啊！”

我换好拖鞋，问：“你回乌海了？”

黑皮说：“过年回去的。哎呀嚯嚯嚯，烫死爹。”

我对于内蒙古的印象，停留在解放前的阶段，问：“你们那里，是不是放眼望去，都是蒙古包。”

黑皮说：“包你大爷。跟北京差不多吧，其实跟山西更像。到处都是煤炉子，到处都是有钱人。”

黑皮说着，拿出瓶瓶罐罐，往巨型肉串上撒着粉末。一共有两柱巨型肉串，黑皮拿给萧翊一串，把剩下的一串分成众多小份。羊肉吱吱作响，将烧烤的香味填满每一个角落。

萧翊说：“给我这么多？”

黑皮说：“你能不能吃光？”

萧翊说：“能啊。”

黑皮说：“那你拿一边吃去吧，别扎到手。”

萧翊咬了一口，眼神顷刻间变得不对，她喊：“我去，也太好吃了！”

大家看着像在演剧本的萧翊，纷纷用鄙夷的表情拿起自己的一小份烤肉。吃完后，大家感动得说不出话，快要哭出来：“我去，也太好吃了！”

我赶忙抓起一块来吃，吃到嘴里，觉得一只羊就是要被烤成这样，才算活得精彩。黑皮说：“羊肉没了，不过大家不要愤怒，饼铛里还煽着鸡翅，蒸锅里螃蟹一会儿就好，我再去焖一大锅豆角面。这里有一盘炸蒜屑，那边是我早上做的马卡龙。别急，你们先垫垫肚子。”

大家听着不仅奇怪而且中西合璧的饭菜，都觉得黑皮不简单。他们不知道，黑皮从乌海出生，后来去了大连，中学又跑

到了北京，一桌饭菜，花了十五年来准备。

不知道萧翊，能不能尝出其中的味道。

这次聚餐后，萧翊脸上幸福的表情持续不散，连刷题的时候也是一脸微笑，很可怕。萧翊说：“你们有种，也去找一个会做饭的男生来啊。”

姑娘们觉得这太难了，纷纷不吱声，只有班主任说了话：“你们俩，到我办公室来。”

萧翊显得犹豫，黑皮目不斜视，很有底气地走去了。我看了看班里睡倒的一片，悄悄地跟了过去。

每个老师的办公室，都弥漫着肃杀的气氛。班主任说：“你俩想升本校？”

萧翊说：“想。”

黑皮说：“想。”

班主任说：“好，萧翊，你走吧。”

萧翊说：“那他……”

班主任说：“你走不走？”

我赶忙躲起来。看到萧翊走出来，悄悄地趴在门口。结果这一举动，被班主任轻松地击破。班主任打开门，看到吓个踉跄的萧翊，说：“走，我看着你回班。”

萧翊只好回去。班主任关上门，我沉着冷静地又趴了过去。

“你们俩，谈恋爱呢啊？”

黑皮说：“啊，对。”

班主任说：“那你怎么升本校？”

黑皮说：“这两件事，没什么关联吧？”

班主任说：“关联大了！”

黑皮说：“老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帮助萧翊，让她够分数。”

班主任说：“她不用你帮，她肯定够分。你肯定不够。”

黑皮说：“啥？”

班主任说：“我不阻止你们俩。我也管不了。但我要和你说清楚，这样下去，受伤的是你。”

凭这些年的默契，我能想象得到黑皮在想什么。黑皮想：老师，你说话还挺文艺的。

黑皮说：“老师，你看着，我俩都本校。”

班主任说：“行。你去吧。”

黑皮走了出来，看到我，问：“你都听到了？”

我说：“是啊。”

黑皮说：“我要没上本校，我不在北京待着。”

黑皮现在上课，不是盯着萧翊的后脑勺，就是盯着外面发芽的树杈，总之，绝不盯着黑板。有时我们两个同时睡着，老师叫同学给我披一件衣服，然后把黑皮叫起来骂。

下课了，我被黑皮一顿打。我不解：“你凭什么打老子？”

黑皮说：“我打不了老师，只能打你。”

我说：“你打归打，这样的状态，怎么升本校？”

黑皮说：“反正能。”

萧翊安分了许多，我翻看她的空间，发现一个月来，除了每天更新着阿拉伯数字，没有别的任何动态。离中考很近了，

萧翊觉得自己的成绩，正一步步紧逼着理想的分数。她和黑皮说了自己的努力，黑皮说：“好样的！”

学校为了抓教学，把午休时间减少为一小时。食堂如战场，我们敌不过初一的生力军，满面愁容不知如何吃饭。黑皮每天课间的时候，用手机订好外卖，放学就小跑着去取。拿回来和萧翊一起吃，吃完趴在桌子上睡一小会儿。

我觉得，让对方如期吃上午饭，是在我们学校处对象的最佳手段。

黑皮沉浸在这段安逸的爱情里，丝毫没有被考试影响。成绩忽上忽下，而且跨度特别大，他一下课，就在纸上仔细算计着中考会赶上高分还是低分。

不知是因此上了火，还是在教室坐得太久，黑皮得了奇怪的病。那天，他没来上学，打电话给我说：“老子后臀尖长了个蛋。你不要来看我，晚上放学，把萧翊送到家。”

我没有送萧翊，放学的时候，我看到校门口有人等她，陌生。反正她朋友多，我就不要自讨没趣了，于是调转车头，前往医院。

祁念叨在病床前狂笑不止，我问：“啥情况啊！”

黑皮说：“我他妈不告诉你了吗？这儿长了个啥呀，感觉还连肾，碰一下，特别蛋疼。”

医生说：“不要怕，就是个肿瘤，割了就好了。”

我觉得笑点被狠狠戳中，和祁念叨一起狂笑不止。狂笑中，黑皮小声地嘀咕着：你大爷，这就要中考了？

由于黑皮以后还要在学校里面混，我们就没有把他的疾病说出去。出院以后，正好迎来百日誓师大会。

别人是握拳举在太阳穴前面喊的口号，黑皮和萧翊牵手举到胸前喊。老师和家长看了，觉得不要拆散，一拆散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黑皮和萧翊具体好到什么地步，做了哪些事情，聊天的时候有多腻人，我不得而知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萧翊把自己的存在感降低再降低，努力配合着黑皮。每天早上，黑皮还是带来一个辣白菜饭团，盯着萧翊的后脑勺看一上午，再跑到校门口领外卖。放学之后，绕着学校的大湖散步一周，萧翊说得多，吐槽和抱怨都有，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要骂人，骂无边无际的考试和女生之间钩心斗角的关系。黑皮在一旁静静地听，告诉她没关系呀，一切都会变好。出了校门，天已经擦黑，黑皮把萧翊送到城区的最东边，再骑上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回到自己最西边的家。

祁念叨说：“我觉得他们俩会挺长久的。但黑皮的付出，真的有些多。”

我看不出端倪，只好说：“萧翊是不是个好姑娘？”

祁念叨说：“在黑皮眼里是，那就是。那你眼里是不是好姑娘，有用吗？”

我觉得有道理，不再多说。

离中考还剩三天。我们在食堂里，打了最后一盘三国杀。食堂大妈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们，生怕我们断送了学校的名声。